石匱書

石匱書卷第四十五二

明　劔南張　岱著

列女列傳

魏宮人年少有姿色闖賊入城諸宮人逃竄未盡皆為賊所攔入魏宮人前後奔跑大呼曰賊入大內必來凈宮奴輩定遭毒手若等有志氣者早尋道路免致受辱哭叫數番遂躍入內河死之頃刻間諸宮嬪同跳入河死者五十餘人

宮女費氏年可十五六聞闖賊入宮忙迫投井〻枯水淺賊至視井有人使人下挾之起賊見其美互相爭奪費氏厲聲曰我迺長公主衆人不得無禮何不見我若主擁見李自成自成令諸宮人識認知非宮主賞賊將羅〻攜女出女人曰婚姻大事不可造次須擇吉行之羅擇吉日乃行合卺禮是夜設席痛飲費氏暗藏利刃俟賊醉斷賊喉即自剄死之自成嘆其貞烈令收葬之

長班吴奎妻張氏有姝色夫外出其家爲一賊所擄夜乃強淫之更深聞有叩門者迺其夫也婦迺潛起開門賊政鼾齁睡夫婦持刀剌殺之挾其資遁前遇一井張氏謂夫曰妾已失身不能事君矣遂投井死

吴信妻王氏世居齊化門東關紬緞舖王氏色麗而性剛闖賊數人入其家捆信拷打勒銀千兩苦楚之聲入不堪聽其妻閉門自縊一賊潛進內室排闥而入解王氏使甦強拉淫之王氏死掙不得脫賊強納

其舌王氏故納之咬落其舌賊負創大怒以刀剸其腹貫胸而死賊口流血數日不得飲食死之

京城外女子張氏被鹵賊愛其美將淫之女曰我渴甚幸斟水飲我信之往深潭汲水挾女子同行方以瓦甓汲水女從後奮力擠之賊墮潭女子得脫

李氏姑媳二人寡居闖賊一騎入其家索酒食調少婦少婦曰遠來必飢燒火煮飯先炙酒飲之賊飢渴餮二壺而醉且睡去姑媳二人燒滚水一鍋先咬漱

試之不醒又以銅器擲地作響聲又不醒乃縛其手足以滚水潑之賊大呌頭面糜爛而死

羅田女子王氏適夫耿大綍三日賊至夫被殺王氏大慟其姑老而瞽不能走王氏恐被污又恐瞽姑見及於賊遂扶瞽姑哭而出門行半里遇一深池竟抱姑同躍池中溺死

固始尹興華妻遇賊被虜賊欲淫之婦曰我從若若必携我去可惜我家池中金銀悉棄之耳若盡往取

之婦導之至池賊見池深卻步婦遽前抱賊借勢一跌二人直滚入池底浮沉數次婦抵死不放與賊同死於水

中州二烈湯祖契妻趙氏睢州人也祖契他出闖賊潰太康比犯睢州三月二十二日城破烈焰四起趙氏見事急屬家人曰為我謝夫子吾不能終事吾姑矣提一兒授侍妾曰汝善視之遂約髮挽繯繯絕又赴井家人復出之時賊已露刃環視叱婦人曰若要

死何不就我利刃氏叱之曰死賊大兵至尒亦旦夕人耳敢嚇我賊怒斷其喉髮動目瞋者移時賊恨屠其腸胃而去一武生董光泰妻崔氏有姿色賊欲挾之去崔氏據地大罵死不肯從賊先斷其手足遂碎磔之

會稽王氏葉汝楨妻也汝楨舉庚午鄉試魯監國時為兵部職方司主事丙戌兵敗汝楨與鄭遵謙為兒女戚慮禍及潛竄至童塢為地方人所覺赴水死之

其妻曰夫死妾何倚與同沉於水會有拯之者汝楨死而王氏猶未瞑王氏謝拯者曰義不獨生據岸不肯起爲拯者強起之乃復絕食七日而死

章烈婦金氏明經金某女適道墟章欽臣少年任俠魯王監國時授總兵銜集兵守江越事敗兵解散欽臣懼禍杜門不出久之海島黃斌卿使人間內地士民復激起金氏趣其夫曰即倖生非若意曷不與衆復起補前義欽臣不肯金氏欲自殺以激欽臣欽臣

復持戟部故旅嘯聚藪澤與清難鄉民苦之清鎮將令各鄉村團練自衛而鄉民乃計擒欽臣與其妻解鎮將欽臣蒲伏乞命金氏獨不跪坐地笑曰虎口肉乃求生耶曳欽臣起坐鎮將曰不死知尚倔強乃亦金氏曰吾辦死來矣唯命乃擬欽臣赴市而妻發滿營金氏色豔麗營將爭乞之金氏曰欽臣事皆我激成義不獨生傾同夫罪鎮將曰尒夫罪死曰傾同死鎮將復厲聲曰尒夫剮曰傾同剮乃命與欽臣同剮

於鎮東樓下觀者萬餘人欽依先剮金氏合眼念佛及剮金氏忍痛吞刀截其乳大吼一聲遂絕行刑馬韃子者罵曰騷淫婦粧憨不肯嫁營頭萬剮之不足乃以刀刺其牝金氏兩股夾住死不可開遂支解之割其牝搠之刀尖俾示觀者皆為墮淚亟走次日馬韃子于白日歸見烈婦立其門猙然自倒乃叫曰剮我是正法刺我醜奚為耶自搥其胸嘔血數斗家人百計解禳不應是晚立斃言之活現

俞烈婦婺源人為曹自強婦北兵入婺源掠俞氏置馬上俞氏紿之曰我下馬稍收夫屍有金珠埋後地取之去兵縱之下馬輒擲身大慟以首觸石血流被面抱夫屍不放北兵怒殺之而去

青鏤者惠國公李成棟降清後鎮雲間所寵妓也及度嶺挈之行亡幾收復廣東得大明印信五十餘顆成棟取總督印留几上青鏤以語激成棟曰公自是明朝大將合談佩與言之不已成棟怒訶曰吾豈不

深念此但悲太夫人夫人縻虎屋耳青鏤吐啐欲再言戚棣拔劍起曰再言及者盡此劍青鏤接劍伏地哭曰公若念太夫人賤妾即死〻亦晚矣夫以太夫人夫人在雲間白及下泣〻猶戟蓋縫內而賤妾倚公歌舞宴衎于此致公歸明無路猶清被疑何以生為立取劍自刎成棣抱屍大慟曰我不如一女子矣明日即衣冠用總督印具疏迎永曆於桂林

潘鵬為京城藥室妻楊氏妾徐氏臨清妓女也李賊

入城縱兵淫掠徐與楊誓必死乃取所有砒霜和酒俟有變飲之忽二賊刀仗擁入鵬惶急跳脫賊見二美宂轉求歡徐取前酒置案楊會其意二賊喜酌酒與徐々一飲而盡再飲不勝倒床上賊以為中酒復引酌楊々曰妾不能飲須將軍滿與大盃傾有琵琶楊為歌以侑之二賊樂各浮滿數四頃腸裂而死鵬出急以羊血灌徐々活夜挈家移僻處

謝薦妻張氏楊州人二十四乃歸薦々讀書不成為

齊史生子于朝于衣于陛張以夫一經不繼痛勵其子三命名張意也巧慧判繡絕倫乙酉四月清圍揚州城且陷太守任民育縲死張呼其次女希韞曰汝姊鄉居或無慮妹尚幼吾與汝奚歸持詣井驅希韞入乃以身從之次日屠城三子皆被害

易為升良鄉人妻汪氏流賊至欲犯之汪不從罵賊賊斷其一指罵益厲賊怒竟取其首去汪一兒纔數月婢陳氏抱之外走道遇賊被擄兒見賊笑賊喜命

賊婦子之婢夜伺賊出哭請易代止此一子乞憐而釋婦賊婦哀之乃與兒錢帛教婢抱兒入破屋深匿之婢祝曰兒即有命幸勿啼賊歸索兒不得至明竟去婢遂以兒歸兒名天祐

宗正妻某氏有殊色閩人通詩書閩敗宗正走廣州廣州又敗妻謂宗正曰無留髮處矣雜髮令下君宜自裁妾請先之宗正猶豫汪入室自經宗正驚脫之而清兵入繫宗正去妻追至半途不及觸石死宗正

尋六被害

諸暨之孝義鄉上林里儒士斯曰福有妻黃氏年少而美丁亥越義師敗猶零落山谷於東白山清兵往搗之道經上林里里中男婦皆走匿蓁莽中曰福獨後遇清兵兵以刃加曰福頸責其言婦女匿處曰福不與言則殺曰福徧搜蓁莽得黃氏牽欲污之黃計紿兵曰我欲入室護吾貲便從汝去若緩之為他人所得矣兵釋黃隨之去過高崖俯瞰大壑懸十餘仞

黃忽縱身跳下兵急持之不及遂棄去已及視有老嫗抱一兒亦投崖下一婢隨之兵駭急去明日屍浮則聯袂如相携蓋兒為黃兒嫗則兒乳母婢則其侍婢也

張綖妻某氏南直鎮江人綖為諸生住京口清兵方渡江綖妻與妾雲綃三人同被執妻妾以好言善卒因間脫其夫約于前途相候則身隨二卒抵暮入営中二卒犯之堅拒不受卒亦困倦睡去妻妾中夜潛

趣取辛刀殺二卒無覺者帶刀去歷諸營會其夫所及
登清兵覺追及三人皆自剄
謝氏為諸生吳光宸妻政和人也清破城光宸見殺
謝恐為所及急走水坑引刀自刎未絕隣人扶歸謝
不欲生以手觸創不食三日竟死
丹陽婦來氏失其夫姓名為清兵所擄勵節不從亂
經龍潭驛題於壁曰胡馬長驅破藺州妾夫被戮子
為囚殷勤再拜江頭水護我微軀莫北流題畢清兵

不知所言因紿曰吾登舟而從方中流捽兵與共
溺水兵亦死

蔣氏常熟貧家女也早失母而弟幼父贅蔣若營朝
夕衣食不給辛無有字之者乙酉清兵至閶蘇州破
氏即自經于室贅父不知及持之不救矣

李定國之圍新會也閱八月清兵守之食盡殺人以
食有莫氏婦者兵執其姑欲殺食之婦叩頭請代兵
釋姑竟食婦兵曰嫩婦勝老姑又有李氏婦者兵欲

食其夫婦泣曰夫無子食夫絕夫祀矣幸留夫氏請代以供一匕兵殺之以首歸其夫使葬之閩解後有人過兵於途遜拜之兵愕曰吾何恩於若其人曰清明人各祭墓吾父母及妻子皆在公腹余何之惟向公一洒淚耳

永嘉王氏女年十七嫁本縣嚴金家清兵掠之婦欲淫污抵死不從更百計誘之終不得兵怒殺之

塘橋女子非生塘橋死塘橋之女也未詳姓氏避清

亂過嘉興之梅里塘橋時有清兵守甚嚴忽以女美奪之入其舟家人畏去欲強犯女不可因投水中胥之女蘇不跂提水數四終不從且大罵兵怒以刀觸之死水中里人憐其貞為禮殯三日

麥名世女大姑廣東番禺人世居魁巷未嫁城陷清卒入名世家抽刀脅大姑大姑迎刃曰自分必死幸即殺之卒氣沮置之去因告母曰留我不祥從衆母遽投井母牽之不得妹二姑年十七從之名世妾楊

氏以裾繫其幼女入從之隣麦受年之婦聞大姑之義亦恐不自全與其婢清吟皆從之井中人幾滿

瓔秀瑤芳江西宗室朱石虹之二女也石虹以換授為廉州府同知清兵至廉城陷石虹去二女同其姪婦廖氏俱投井死永曆中奉旨即于井上表坊賜一時三烈四字時禮曹嚴煒以詩記事有壯士寒風歌易水美人尺水傲西山之句

朱氏南昌宗室女婦劉生為妾宗室女故不為人妾

以貧故為劉生妾而諦之劉生故有妻吳氏相妾無
詬室戊子金聲桓反清為明守兵亂生以二婦入山
避兵遇暴卒生走去卒逼來〻罵不從挾東溪卒挾
刃殺之而吳氏赴南坡池死傳與鉉被繫待死聞而
為之歎

利氏女父應昌新會諸生未嫁丙戌清兵入邑應昌
出走有贅婿與女俱卒犯女〻故好顏頓卒且勞苦
辛吾未有所歸願依終身但無遽苟且我貲藏某處

可取為花燭費卒狂喜隨迹之女前走見路井輒躍入卒忽持之不及矣應昌歸意女必失身去欲從嘗中求之或曰井浮一屍起視之果女也猝不可得棺置衣苟瘞霞節蕭庄墓傍

石匱書卷第五十四三

明　劍南張岱著

宦者列傳

王之心北直隸人崇禎末年為督勳太監甲申三月十九日闖賊破京城　烈皇帝潛走煤山紅閣自縊獨之心縊死　帝側逆賊義之附葬陵阯

王德化大同人京師稱為二王公崇禎末為司禮監太監甲申三月闖賊入京城文武百官囚服立午門

外上箋勸進德化從大內哭出見百官憤甚大罵曰誤國賊天子何在汝輩來此何幹見人即奮拳毆之見者稱快

石匱書曰何文鼎力抗外戚阮浪死護南城功在社稷固大而田義拳拳請撤礦稅王安侃侃不庇鼠狐自是內臣所難而王之心之從死與湖攀龍髯以去王德化之毆賊午門反面事仇之臣盡飽毒手處交至此亦可以下報先帝矣鬚眉丈夫不敢仰視婦寺

者比比皆是而謂可漫作輔弼哉
高明時北直永清人司禮太監賊信急預懸一棺於中堂左右前後共繞十繯與名下十八人同誓必死賊入自投棺中十八人各投繯內舉火焚之自題其辭云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巳時司禮監掌印太監高明時率名下李繼善等十八人合家死節其十八人惜薪司總理李繼善新城人御馬監貼場賈彝倫固安人御前近侍馬文科文安人司禮監監官郝純仁陝西

人御馬監貼場徐養民寶坻人乾清宮近侍宋輔震
任丘人御馬監太監馬鯨容城人内官監管理張行
素寶坻人近侍李廷𧽊文安人惜薪司王家棟容城
人

李鳳翔北直人司禮監太監自刎城頭

史賓清苑人司禮監太監年九十餘城破被執罵不
絕口賊立夾死

褚憲章北直人司禮監太監城頭親自放炮擊賊炮

炸被火焚死名下朱紫貴傅永興徐謙龔同日焚死
方正化北直人司禮監太監高時明名下為保定總
監宿城頭者數月軍民憚之城破賊斷其首擲城外
遺骸於城上狼藉淋漓見者哀之
崔承奉失其名里為福王太監職承奉辛巳賊李自
成陷河南執福王承奉獨隨行道遇語王王神宗愛
子雖失國不可屈節及王至賊所自成南面立王且
欲屈膝承奉據掖之正色大言自古無千歲下人者

即召宮為神宗皇帝留一薄面王曰奈何曰殿下至此唯有一死明無屈膝王者王于是以正及難而承奉乃入屈膝賊罵曰初何以教王儆而自犯之承奉曰此為王屈膝也願收王屍厚葬之賊猶怒不許賊黨牛金星來儀勸自成曰此義氣當成其志遂許諾葬畢承奉入請死賊竟殺之

石匱書曰　先帝股肱心腹之臣滿天下而攀髯鼎湖者止王之心一人何其寥寥也迨聞有高時明輩

十餘人泣弓正命不可謂婦寺無人秦人之所歎黃

鳥矣魯監國時太監高起潛華狼奔至越萬壑千巖

無所容其七尺為人所凌賤至求死不得望門投止

祗為全軀計而軀果得全乎哉

石匱書曰　高皇帝鑄一鐵牌懸之午門曰內臣不

許干預政事其所以貽謀誠善矣奈子孫朝內璫用

事其禍且與國運相為終始　祖宗有靈有不切齒

地下哉余獨慨前代全盛之朝常侍黃門尚存厥釁

而及今亟亟監國猶且受制家奴而不能自拔　高
皇帝之明訓可不確守也哉

石匱書卷第五十五

明 紹南張 岱著

宦者列傳 下

曹化淳不知所出向在魏忠賢門下落職已久崇禎甲申三月賊勢甚急起化淳管理皇城化淳奏言忠賢若在時事決不敗壞至此 上聞之惻然傳諭收塟忠賢骸骨十八日賊攻彰義門化淳城上發砲不入鉛彈惟有空響而已十九日賊乘勢用大砲急擊

上聞遣化淳督戰比至誘我兵曰賊已上城矣城頭守卒皆奔潰閧聲雷沸不能禁化淳開門迎降京城遂陷自成入宮司禮監王德化以內監三百人迎之德勝門令仍舊職各監局印官迎亦如之因集選百二十八餘皆散去自成與偽都督劉宗敏數十騎入大內化淳與杜之秩前導自成責其背主當斬化淳等叩首曰識天命故至此自成叱之起衆呼萬歲

杜勳榆林人甲申三月朔開流賊寇陝西全省俱陷

遣內官監制各鎮杜勳監宣府杜之秩守居庸初七日賊至宣府宣府叛將白廣恩與總兵姜瓖約降杜勳緋袍八騶郊迎三十里待賊部下十五日至居庸杜之秩迎降十七日薄京城闖賊李自成對彰義門設座晉王代王左右席地坐杜勳走城下呼城上人莫射我杜勳也可縋下一人以語守者曰留一人為質請公上勳曰我杜勳無所畏何質為提督太監王承恩縋之上同入見大內勳盛稱賊勢重皇上可自

為計守陵太監申芝秀自昌降賊亦繼之入見備述賊犯上不道語請遜位　上怒叱之諸內臣請留勲勲曰有秦晉二王為質我不返則二王不免矣乃縱之出仍縋下勲語守璫王則堯褚憲章曰吾輩富貴自在也初聞勲殉難贈司禮監太監蔭錦衣衛指揮僉事立祠祀之至此始得其實

石匱書曰魏忠賢流毒海內天下已成瓦解之勢明之所以不即亡者幸耳乃尚留遺孽如曹化淳杜勲

者降賊獻門忠賢之遺禍至此始盡嗟乎天啓末造大事已去我明天下不屬之女直則屬之忠賢當時有人曰女直入輕中國而不敢覷太監薄天子而不為此語不信然哉

石匱書卷第五十六四

明　鮌南張岱著

盜賊列傳

陝西逆賊李自成延安米脂人也性狡黠善走能射家貧為驛卒天啓二年延安大飢不沾泥楊六郎王嘉胤等入村落掠富家粟有司捕之急遂揭竿起拒官捕不敢還家乃相聚為盜自成往投之授以頭目七年參政洪承疇誘降不沾泥設伏待之賊驚遁去

弟為其族人所縛送軍門斬之自成走匿山澤間得免崇禎二年冬十月女直薄都城詔天下勤王山西巡撫耿如杞入援兵譁於涿鹿叛走叢薄自成出與合旬日間衆至萬餘推高迎祥為首稱闖王時洪承疇巡撫延綏發鎮兵五千分道勦捕殺賊王左挂子茍美等賊勢稍殺四年轉戰旁郡破數縣承疇大發兵討之招降滿天星高汝利之衆數千人斬首萬餘級渠率及勇悍賊悉脫走官兵追至延水關賊渡河

入山西寇汾州等處山西逃兵之嘯聚太行者又皆歸之衆至十萬餘初羣盜起渠率數十人各自為隊不相統屬至是始合分為二隊王嘉胤領西隊紫金梁領南隊分寇平陽太原潞安屢敗官兵陷隰州破十餘縣六年詔發山陝兵討之大同總兵曹文詔蕃將所大威以輕騎掩擊賊於潞安大破之殺王嘉胤擒高迎祥獻俘京師參將賀人龍破賊南隊紫金梁病創死衆潰散自成收集尚二萬餘遂立自成為主

軍中號闖將尊之曰老府衆將追勦自成率殘衆奔
絳州八年冦河南諸州縣衆復盛詔總督侍郎陳奇
瑜檄山陝河南及湖廣土狼兵勦之賊闖南下復分
為二張獻忠東走掠廬鳳安慶等處破城凡男子十
五以上六十以下皆斷其左手晝夜哀號不絕自成
西走掠鄖陽破竹山竹溪房縣自成尤慘忍夜宿必
殺美婦數十疊為肉閣寢處其中以為安樂官兵追
及之自成走紫陽渡仁河遇雨水大至官兵截之溺

先亡算衆復潰散分數十隊從間道走縣連雲棧入
鳳翔掠隴州数復振又至十餘萬蜀道險大兵不能
深入副將軍賀人龍張天理以輕騎二十追躡之賊
轉鬬大敗退保隴州賊闘困四十餘日奇瑜以玩寇
逮詔陝西總督侍郎洪承疇代之撫榆林總兵左光
先以勁騎五千赴援與人龍天理合擊自成大破之
會山西總兵曹文詔寧夏總兵祖大弼相繼至賊遂
潰散分道遁走官兵亦分道追躡之至西和禮縣官

兵與賊會殊死戰賊大敗總兵曹文詔受創死官兵
堵截不容賊走殺傷數萬降者三萬餘人自成以十
八騎突圍走棄馬伏伏草間佯為難民得脫遂竄入
終南山初陝西盜起餘盜潰散無所歸多竄伏山林
為響馬賊至是聞自成名多往附之衆又稍稍集十
二年女直入關門洪承疇奉詔勤王大學士楊嗣昌
督師出荊襄嗣昌表左良玉為平賊將軍扼賊於巴
西魚復諸山不得逸賊窘蹙食盡自成縊死為其從

李過救延回令軍中盡殲其所掠婦女以五十騎突圍而出十四年陷雒邑張獻忠復陷襄陽楊嗣昌慙懼自殺自成遂進圍大梁晝夜攻者七日掘窟穴置火砲其下砲發而城圮為小放迸穴城縱橫數丈以火藥寔之一發蔽天為大放迸圍十三日賊窟城數處外列精騎數千以俟城陷大梁者為金人都城寬或十丈狹亦三四丈土堅而到賊窟城堆甎土於外火發反外擊數千騎皆糜爛自成僅以身免走襄陽

欲依獻忠獻忠佯款待陰圖殺之自成夜遁集殘寇流劫入雒陽復據山為盜是時陝西勤王兵乏食叛者數百人至雒陽河南撫臣招安置城中禦寇事聞詔逮其首惡數人解京正法叛兵大懼乃陰結自成襲雒陽叛兵內應雒陽遂陷福藩被害賊置酒大會以福王為俎雜鹿肉食之號福祿酒初自成之兵纔數百騎及得陝西兵勢益熾招集羣盜四下嚮應河南杞縣舉人李巖起兵附之衆至十餘萬分兵寇所

屬州縣破盧氏擄舉人牛金星女為妻金星降賊薦卜者宋獻策能起河洛數獻策長不滿三尺見自成袖中取出一數云十八孩兒當主神器自成大喜拜為軍師金星等教以假行仁義收拾人心所得州縣遂設官守之乘勝寇潢關總兵賀人龍免守不能入遂破南陽改南陽為安樂府自稱奉天征討文武大將軍署置官屬衆數十萬號百萬駐匝南陽分兵攻汝寧陷之所屬州縣多望風納款城下賊秋毫無犯自

成下令曰殺一人者如殺吾父淫一女者如淫吾母得良有司禮而用之貪污吏及豪強富室籍其家以賞軍人心大悅風聲所至民無固志故一歲間略定河南〻陽汝寧四十餘州縣兵不留行海內震焉時喪亂之餘白骨蔽野荒榛彌望自成撫流亡通商賈募民墾田收其籽粒以餉軍賊令嚴明將吏無敢侵略明季以來師無紀律所過鎮集縱兵搶掠號曰打糧井里為墟而有司供給軍需督逋賦甚急敲扑煎

煞、民不堪命、至是陷賊、反得安舒、為之歌曰殺牛羊、備酒漿、開了城門迎闖王、闖王来時不納粮、是遠近欣附不復目以為賊、發封土賊李際遇河南劇賊曹操、羅汝才等、復與合兵攻歸德、陷之、自成立投順牌四面逆歸德起、東西南北負牌至村落一村降者即負牌過別村、牌過者不加兵、牌存者即為洗盪、牌四面奔馳日蹙地千里十五年詔總督傅宗龍調三邊西河兵討之賊聞王師至先軍于東以待總兵賀

人龍、痛大慼與戰殺傷過當賊乃令軍中秣馬蓐食更番迭出以罷王師日中盛暑士卒飢渴不能戰賊偪之大敗退次汝州賊奄至又大敗傅宗龍被禽罵賊死之十六年賊以大隊寇開封圍城數十匝總兵陳永福設備甚嚴不得即破詔總兵左良玉劉澤清救之澤清頓兵河北不敢進良玉戰不利退保朱仙鎮賊圍城數日聞總督汪喬年總兵賀人龍以陝西兵援牛金星曰人龍千里奔命士馬罷敝吾乘其疲

破之必矣已破人龍則良玉不戰自潰若縱之深入使兩軍得合良玉孤軍復振人龍休養士馬為之犄角吾事殆矣乃悉起兵逆之於襄城良玉夜遁人龍軍乏食野無所掠士卒飢罷卒與賊遇賊張左右翼奮擊大破之人龍率精騎遁去喬年收殘衆保襄城賊攻七日拔之喬年被殺復圍開封京師大震劉遂總督尚書孫傳庭於獄中上書請討賊贖死詔復其官總督山陝川湖河南五省軍事傳庭至西安以客

勅發賀人龍、諸賊喜曰賀風子死、關中落吾手矣時賊圍開封五月外援絶周藩悉出府庫金募死士固守分遣諸王將軍中尉及紳衿監之汴城堞下瀕大河、壯麗而固、賊久攻不下自成督戰左目中流矢鏃不得出、遂眇一目大怒乃築長堤屬河決水灌之會大雨兼旬、河水泛溢汴城百萬戶、悉沒巨浸河北軍操舟救之、周藩諸王子及守將陳永福得不死水壞長堤、漂沒賊壘溺死者亦數萬人賊遂引而西攻鄭

州、一日拔之、縣廨牢閑入洛、闖王師出潼關悉引兵逆之、遇於汝州、高傑等奮擊、大破之、追奔四五十里、師前後不相屬、賊殊死戰、會曹操兵激之、官兵大敗、陣死數千人、傳庭收軍還西安、休養士馬、尋復出關、賊聞王師復至、乃於汝州立十八砦、分據要害、屯步卒、架大砲以守之、精騎出其間、往來按伏為遊兵、設備嚴固、王師至不得進、乃緣間道出寶過大雨五六日、軍乏食、士馬飢罷、縱火抄略、反為賊所驅逐、王師

大困諸將乃請傳庭退軍洛陽就山西饋道傳庭從之大軍先行高傑殿後白廣恩設伏道左廣恩懼為賊所乘潛遁入關賊兵追躡王師傳庭繇間道抵關賊攻關急廣恩力不支高傑恨廣恩擁兵不救五日關陷傳庭死於亂兵傑奔延安廣恩奔固原勇奔秦州汝利奔漢中賊進兵圍西安攻三日拔之傳檄遠近關中郡縣相繼降賊自成遂以西安為都僭稱皇帝國號大順改元永昌百官禮樂悉遵唐制以牛金

星為偽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偽封賊將劉宗敏等、為列侯、乃分兵三道、追捕傳庭、諸將李過出北道、追高傑於延安、傑走蒲州、田見秀出南道、追高汝利於漢中、汝利降、賀珍出西道、追陳勇、白廣恩於秦州、陳勇降、白廣恩亦降、三道軍還、乃謀犯京師、賊分二十五營、每營馬賊五千、又四十八哨、每哨步賊五千、每日以一營為外衛、值晝夜警撲、賊有逃者碎磔之、攻城略地、不居室廬、各寢處一布幕、其製甲用綿綿綢帛

數十層、輕軟而矢石不能傷馬選壯者以戰一賊二
三馬、冬則以綿褥藉其足、飼粟則剖死人腹為槽飲
馬則牽人錐耳、取血襍水飲之馬遇人則憑淩跳躍
如欲啖之、凡行軍、則左右莫識而鼓孳食數十萬衆
唯馬首是瞻、大槍一動、勢如排山倒海當之輒靡十
七年二月闖將劉宗敏、李過自禹門渡河攻太原破
之、殺巡撫蔡懋德、攻代州、總兵周遇吉力戰死之遂
進寧武關、連破大同諸、城、居民望風迎附宣府巡撫

朱之馮自刎死、三月十三日賊擁居庸關京城門禁始嚴、賊之奸細、布滿京城、十六日賊至阜城門、十七日、抵城下、薊遼總兵唐通入援兵皆疲弱、身無完衣、但簡有權者、即令入伍、賊望見呼曰、汝等半年無粮衣不遮体、来此何幹、速降我、獲粮皆補給各兵叩頭、皆願從賊、申時童子軍數十、緣城而上外羅城遂破是夜　先帝自率健勇内臣、出至崇文等門守門内臣奏言門外滿地是賊不可出至齊化東直二門亦

然遂還宮縱放宮女黎明又出傳襄城伯令箭令開門守者疑為奸細燃砲反打從騎皆緣城竄走　上見勢不可為至煤山東龍遯去十八日辰時自成小帽箭衣縣得勝門入騎至皇城射三矢有所卜不應鞅々不樂進大內徧搜　帝后不得懸賞出示限三日內献出　帝后如不獻出屠京城又遣飛騎數千分道追　帝二十日搜至兎耳山始知下落二十一日勒百官進見賊檄縉紳點名二十二日至二十七

日徧拿百官拘縶追贓酷刑拷打呼號遍地二十八日遼東總兵吳三桂聞變為　先帝復仇軍中縞素發哀傳檄遠近自成聞之大驚脅三桂父吳襄作書招三桂三桂不顧薄山海關四月十一日自成率兵六萬東行劉宗敏李過從之十六日至永平連戰數次三桂所部皆蒙古銃丁但賊多為所廹屢戰不甚利三桂懼求救女直女直遣八王子九王子來覘三桂與二王子鑽刀盟誓討賊乃發兵助戰三桂先當

賊二王子以韃兵繼之賊披靡不能軍訶之知為女直兵也遂驚潰三桂與二王子合兵馳逐枕屍百里自成竄還京師二十五日自成自稱帝即位於武英殿偽磁侯劉宗敏扶創出平立不拜曰尒故我等夷也是日殺吳襄并其家屬三十八口及所繫投誠各官勲戚等駢斬於市次日昧爽綑載大內庫藏及各追納贓物騾車數千輛聯隊西走自成繇保定入河東走潼關養子一隻虎李過繇山後走延安女直兵

遂入京師、三桂躡賊、自成狼背走、盡棄其輜重婦女自蘆溝橋至固安、百里、盔甲衣服盈路、賊兵散去者十餘萬、三桂屢戰自成、西敗於真定、斬首萬餘級、招降潰賊數萬人、自成中流矢、墮馬披而馳、遂拔營西走、度故關、入山西、三桂追之、及關而止、遂還京師、女直竊據京師、三桂受命、復追賊入山西、自成屢戰不利、遂棄山西、之西安、遇女直兵、西伐復敗之於西安自成棄陝、出潼關、分軍為八營、三道復下南略地、至

襄卽女直兵旣定三秦下河南入楚取荆襄、自成奔辰州將合張獻忠、獻忠已入蜀遂留屯黔陽部賊亡去大半然尚擁衆十餘萬乏食賊將四出抄掠、黔陽數百里鷄犬皆盡川湖總督何騰蛟進攻之自成營於羅公山食盡自成以數十騎突走村落中求食卽民皆築堡自守合圍伐鼓共擊之自成麾左右格鬬皆陷於淖衆擊之人馬俱斃卽民不知為自成也截其首、獻騰蛟騐之、左臚傷鏃、始知為自成、李過聞自

成兜、勒兵至，奪其屍、滅一村而去結草為茵、以衮冕奠之羅公山下、賊諸將奉李過為首、改名李繡、渡湖入險山中、後改名李赤心、未幾賊皆散去、

石匱書曰越兒舟胡兒馬各有所長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服習其事者久也洪承疇與流寇相為終始熟路輕車頗得要領自勤王一出楚事大壞不可復收蓋其所以用之者舛矣厥後文詔死而潼關隳人龍殺而山海破是皆人事之失豈得盡歸天意邪

嗟乎當時謀國之臣雖寸斬其可贖哉

又曰徐徵麟曰李自成張獻忠覆國弑君之賊罪浮於劉六劉七諸人不得同傳余謂自成獻忠其伎倆不過與劉六劉七等而崇禎諸臣蘊崇蒙蔽誘漾成之亦自覆其國自弑其君已耳與闖賊何與哉余之入闖獻於盜賊傳者政所以盜賊之也盜賊而使吾先帝宛之輪臺之悔余將誰咎哉

又曰余昔游淮泗親見獻賊之破六合四方商賈截

手而歸者呼號徹夜縣令上其事直指王鼎梅曰罷罷三折肱方爲良醫付之一咲夫　聖君在上殘賊橫行至截一縣之手而蔽不以聞則天下事更孰有大於此者乎後至　君死國亡而蒙蔽始破天乎冤哉　先帝之目其不瞑矣

四川逆賊張獻忠榆林人崇禎元年延安飢谷府民王嘉胤作亂獻忠往從之獻忠陰譎多智賊中號八大王其部最强四年率衆二十人就撫於三邊總督

洪承疇踰年叛去隨賊首高迎祥紫金梁等冦山西轉略河南洪承疇率諸將逐之獻忠西奔商雒遁藍鄠間與延安賊李自成陷澄城尋出潼關冦嵩汝八年諸將集宛雒獻忠東走掠廬鳳安慶已掠商州復至秦川是年十一月又出潼關犯閿鄉靈寶東行總兵祖寬敗之於姑家廟獻忠合諸賊復圍廬州分道陷巢縣含山遂陷和州沿江下犯江浦九年復圍滁州總理盧象昇大敗之遂竄河南十年大掠河南入

楚冦蘄黃岡官軍敗之獻忠後入江北東掠至儀真
揚州告急獻忠西走入楚十一年總兵左良玉陳洪
範大敗賊於鄖西獻忠請降初獻忠自良涿噪而為
盜洪範捕獲獻忠異其貌而釋之以是懷舊恩乞降
於洪範請率所部殺賊自效總理熊文燦承制撫之
獻忠請置家口於鄖西文燦為請於朝詔貸其罪立
功自贖獻忠乃率部曲數千居白沙界山獻忠狡而
多計群盜每以為的其降也自言能制鄖襄荊承數

百里內外無一賊文燦每曲狥其請並驕不奉法屢檄從征不應獻忠又求襄陽一郡以屯其軍文燦議餉二萬人獻忠乞餉十萬人文燦遷延不能應十月獻忠聲言寄家口於穀城入據守之分屯羣盜於四郊十一月曹操羅汝才亦就撫文燦安其衆於房竹間與民錯據而處遙與獻忠為聲援十二年獻忠復叛羅汝才九營並起應之獻忠脇御史林鳴球上書求封於襄陽鳴球不從殺之熊文燦檄諸將進兵穀

城獻忠焚燬城西走與羅汝才合左良玉追賊於房縣西大敗於羅睺山一軍盡沒良玉失其符印事聞文燦與良玉俱革職殺賊自贖九月大學士楊嗣昌督師討賊逮文燦論死嗣昌表左良玉為平賊將軍十三年良玉大破獻忠於太平縣之瑪瑙山斬首萬級獻忠精銳俱盡止驍騎千餘自隨走興歸山伏深箐中重賄山民市鹽芻米酪山中人安之反為賊耳目獻忠得以休戛收散亡養夷傷羣盜往往歸之兵

復猖時羅汝才過天星七股賊盡入蜀獻忠自興房山走白羊山入巫山隘閬川兵跡之益深入谷中掩息旗鼓轉入而西不知所往都司曹進功入山偵賊不見一人而還獻忠既西遂與羅汝才合屢敗官兵遂渡河入巴西陷劍州趨廣元直走平陽關從間道別出百丈山將入漢中總兵趙光遠守關甚嚴賊乃踰昭化走西川陷瀘督師監軍萬元吉提兵至立石站賊越成都走漢川德陽復至綿河十四年獻忠入

巴州走達州渡達河而東往新開焚燬驛道人烟斷
絕者七百里總兵猛如虎率諸將追及開縣獻忠連
戰不利憑高而望見後軍無繼急擊之諸軍大敗獻
忠度巫山晝夜疾走房山中旣走宣城偵襄陽無備
襲破之殺襄王遂渡江破樊城隨陷當陽郟縣光州
新野督師楊嗣昌自經死獻忠掠汝寧攻固始陷光
州復陷隨州左良玉敗獻忠於南陽之西山獻忠走
隨州陷鄖西鄖兵與戰敗績獻忠以所擒鄖兵人斷

一手縱帰以辱官軍獻忠既拔鄖西馬騾器甲搶獲甚盛羣盜蟻附之衆至數十萬獻忠屢戰而驕左良玉悉精銳逆之於信陽斬其首將沙賊大破之奪其馬萬餘降衆數萬獻忠負重創收餘衆數千反走鄖陽遇官軍不戰而潰棄馬騾二千尚有衆二千趨南陽負創不能馳保其婦豎日行三十里部曲日逃十六七僅隨數百人奔河雒欲附李自成自成有衆五十萬方自雄長欲屈獻忠獻忠不爲下自成怒謀殺

之獻忠乃晝夜東馳與老回〻諸賊合入霍山扼險拒守督師丁啓睿以兵赴商城扼北行討李賊獻忠得逸山中十五年獻忠復出攻舒城舒城陷改曰得勝州獻忠遣英霍游民陽為貿易者潛入廬州城適督學御史以較士至郡獻忠遣賊數百負書卷衣青衿襍諸生應試者旅寓城中夜半獻忠捲甲疾馳到城下城中賊縱火應之城陷獻忠退屯巢湖掠含山巢縣六月復陷六安將州民盡斷一臂男左女右總

兵黃得功劉良佐救六安營於英山嶺再戰敗績得功歸定遠獻忠再陷六安挫得功良佐兵謀渡江入南京遂僭號改元刻僞寶選自宮男子爲署總兵以下官九月黃得功復以大兵逐之獻忠走潛山得功良佐擐甲疾趨夜半緣山後譟而升賊驚起失措前阻大溝不能列官軍奮擊賊踰崖跳澗四潰追奔六十里斬首萬餘獻忠潰圍走填尸溢溪壑臭聞百里奪馬騾數萬獻忠腹心謀士婦豎俱盡十月劉良佐

再破獻忠於安慶、奪馬騾五千、救回難民萬餘、獻忠引兵西走、蘄水、劉良佐旋師淮安、黃得功旋師定遠、獻忠東去、陷桐城、屠之、復陷無為州黃梅太湖、十六年、獻忠以二百人、夜襲蘄州、明日令薦紳孝廉文學各冠帶、自東門入、西門出、盡斬之、遂屠蘄州、疾馳至黃州、乘大霧攻城、黎明城陷、獻忠據府、自稱西王、麻城諸生周文江、倡亂迎降、獻忠大喜、授文江知州、五月總兵方國安、率兵七千、扼蘄州、獻忠西向武昌、楚

王命長史募兵禦之城陷楚王遇害獻忠據楚王府、僭稱武昌曰京城偽設六部五府、鑄西王之寶開科取士殿試取三十人為進士授州縣官、獻忠以四賊帥守武昌、自出陷咸寧蒲圻悉衆攻岳州、岳州陷復攻長沙、長沙既陷、設立偽官、大書偽榜、馳驛遠近、尋陷衡州全楚俱陷〻承天時賊遣偽將王克生、發顯陵求寶、偽陽五知州張聯奎多備鍬鋤、率衆發掘、歘風雷雨大作晝晦、聯奎見一金甲將手持金瓜、當項一

擊、即惛迷跌地、口鼻流血、一夜而死、克生驚走、不知所在、獻賊大懼、遂不敢動、遂遣前鋒至江西、取袁州、分兵徇攸縣分宜、獻忠自長沙突至吉安、吉安陷、設偽官守之、改吉安為親安府、廬陵為順民縣、十一月左良玉令馬士秀復長沙、馬進忠復袁州、盡誅偽官斬首三千級、奪賊馬五百匹、矢數萬、十七年正月、獻忠自岳陽渡江、虛設偽官於江南、大隊俱往江北、遂棄長沙、造浮橋於三江口、以一軍過荊州、盡棄舟楫

步騎數十萬入夔州左良玉追獻忠於沙陽六月獻忠陷涪州瀘州蜀王告急請濟師於南都左良玉兵屯德安獻忠順流陷佛圖關遂圍重慶悉力拒守四日而陷瑞王闔宮被難遂屠重慶取丁壯萬餘劓耳鼻斷一手驅徇各州縣兵至不下以此為令但能殺王府官吏封府庫以待則秋毫無犯由是所至官民自亂無不破竹下者八月獻忠進陷成都蜀王闔宮被難獻忠大索全蜀紳士至成都皆殺之既而懸榜

試士諸生遠近爭赴獻忠以兵圍之擊殺數千人咸挾筆握策以死蜀中士類俱盡復大殺蜀民全蜀數千里蕭條絕無人跡時中原多故諸將無暇西顧獻忠遂奄有兩川李自成敗盡發兵攻漢中陷之獻忠逡巡自守不敢出未幾獻忠以病死於蜀中

石匱書曰自古逆賊之暴自赤眉黃巢以後未有若張獻忠之甚者也然當左良玉瑪瑙之捷止剩殘兵數百餘人而黃得功潛山之捷但見橫屍數百餘里

苟能乘勝追奔則舉手可盡柰何入穽之所縱之使去是則良玉得功不得辭其責矣乃論者以自成犯闕欲薄誅猷忠不知猷忠殘虐亘古所無譬人之虎也猷縶其手而後闘刺其心猷搤其胸而後闘扼其吭厥罪惟均詎能末減也哉

石匱書卷第五十六五

明 鮫南張 岱著

文苑列傳

曹學佺字能始福建侯官人萬曆乙未進士授戶部主事尋陞南京大理寺左寺正丙午陞南京戶部郎中陞四川右叅議晉按察使天啓壬戌降叅議甲子復以副使理桂平道事丙寅魏璫輯三朝要典以學佺有所著書與要典矛盾命焚其書仍削籍為民崇

禎二年起廣西副使歷禮部右侍郎庚午九月以病請告予致仕學佺博學強記一時無出其右所刻書如天下一統誌天下名山誌石倉曆代諸集之類動輒數千餘卷所鋟書板充棟汗牛時人稱為藝林淵藪甲申國變學佺於閩中破家起義丙戌清至福州兵敗學佺奔帰山自縊死之

顧起元號隣初應天江寧人生而穎慧絕倫萬曆二十六年會試第一人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直起

居注編纂六曹章奏分考甲辰禮闈未幾乞歸起南
京國子監司業兼掌翰林院印以母喪去任再召不
赴陞南京國子監祭酒再陞至南京吏部右侍郎天
啓元年改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
事府事纂修兩朝實錄副總裁而起元得末疾不能
赴崇禎元年卒起元學問淵博凡古今成敗人物賢
否以至諸曹掌故無不究心口陳指畫歷歷如睹按
策而求之百不漏一也然通籍三十年立朝僅五載

晚年又以病廢不究其用士論惜之居鄉絕跡公府無一字關說惟地方利病人情屈抑則不辟忌諱娓娓言之如兵部快船毀馬船絕衛弁之科索兩縣坊廂準里甲為條編皆更定之良法于軍民甚便有妄言復舊以便其私者人情洶洶得起元力爭之事乃寢軍民乃定起元既以文衡清望自持而接引後學學如不及有以詩文請益者皆細加點定不以為煩或當意則稱之不容口至饋餉一無所受或迫情誼

勉受之者必報稱其施乃已以此橐囊常虛故　素
廟詔中嘉其清真其詩文高者直道秦漢而清芬麗
藻兼六代之長近體以初盛為宗而不廢錢劉溫李
是為大家不名一體所著嫻真草堂集五十卷編年
稿十三卷四書私箋六卷中庸外傳三卷說略六十
卷顧氏小史十卷容座贅語十卷壺天吷語金石考
各一卷弘光朝謚文莊遺命不乞誌銘子孫又貧故
其遺書軼事多不傳于世

陳仁錫字明卿南直長洲人年十九舉於鄉明年下第歸乃肆力古人之學聞毘陵錢啓新倡學東南往從之游學益進天啓壬戌廷試第三人授編脩辛未晉經筵日講官會逆璫魏忠賢專國以事功冐伯爵乞世券仁錫當脈草辭或怵以禍仁錫曰死何足惜吾爲奸邪草世券何顏對天下後世乎終不可璫以黨錮坐之遂削籍璫敗召仁錫爲南京國子監祭酒甫拜命以疾卒所著有四書語錄淵天縱易義經易

簡錄賦從書通鑑論較綱目會紀經濟八編衍義會刻皇明衍義皇明世語錄無夢園集等書行世

張溥字天如南直太倉人崇禎辛未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編脩溥才情藻發為江南士林領袖所閱書極多而紀事本末一書評騭允當小論發前人所未發追步龍門矣所著有七錄齋集

石匱書曰曹能始藏書甚富為藝林淵藪其自所為文填塞堆砌塊而不靈與經笥書厨無異書故

多而何貴乎多也顧憐初陳明卿張天如所閱諸書亦卓牢有致而嬾真草堂無夢園七録齋諸集食生不化而未見其長炮夫烹割調劑五味賓主樂之雅終日劳劳與炮夫竟何補哉

石匱書曰潛谿青田以文章兼功業後自北地繼起弇州歷下横據中原而荆川鹿門起與犄角遂謂國朝自科甲以外更無文章矣夫唐以詩取士李白杜甫俱不得與宴曲江窮達有命雖不得與爭然使唐

詩無李杜尚得為唐詩乎余故叙次文人半收寒士亦見文章一道斷非資格科名所能限量者也

石匱書卷第二百六

明　劍南張岱著

妙藝列傳

關思字九思號虛白吳郡人下筆堅凝點染清曠深
得荊關董巨之法大幅雪景尤見超奇蓋九思作畫
皆以草隸奇字之法為之樹如屈鐵山如畫沙絕去
甜俗蹊逕方見士氣不爾縱儼然及格已落畫師魔
界不復可救藥矣惟虛白山人能鮮脫繩束真是透

綱金鱗

張爾葆字葆生山陰人少精畫理以舅氏朱石門多藏古畫朝夕觀摩弱冠時即馳名畫苑其寫生之妙氣韻生動偪肖黃荃而長幀大幅疊嶂層巒烟雲滅沒更在倪雲林黃大癡之上董思白曰張葆生胸中讀萬卷書脚下行萬里路襟懷超曠自然丘壑內營成之鄞鄂隨手寫出皆為山水傳神婿陳洪綬自幼及門頗得其畫法

李流芳字長蘅嘉定人領鄉薦後即厭棄舉業不上公車一年強半寄跡西湖凡見湖中朝暾夕照雲氣變幻盡收入筆端題跋數語澹遠靈雋字字皆香凡省其畫一種學問文章之氣在東坡當求之筆墨之間在長蘅當求之筆墨之外至其學步雲林更妙在郊寒島瘦

陳洪綬字章侯諸暨人為諸生曾監國授翰林待詔筆下奇崛遒勁直追古人木石丘壑則李成范寬花

卉翎毛則黃筌崔順仙佛鬼怪則石恪龍眠畫雖近人已享重價然其為人佻僻不事生產死無以殮自題其像曰浪得虛名窮鬼見誚國亡不死不忠不孝

姚允在字簡叔會稽人姚氏世工圖繪而簡叔筆下瀟遠一洗畫工習氣其摹倣古人見其臨本直可亂真久住白下四方賞鑒家得其片紙如獲拱璧而雪景奇妙可匹關思

石匱書續終